



歌唱組

讚的豈止歌喉

第二屆愛有為決賽入圍者簡介



楊玉凡

多彩天空
溫柔夢想

曾經，楊玉凡看得見蘋果的鮮紅、天空的蔚藍，也能四處隨心行走，惟獨對於文字閱讀是模糊的，幼稚園時母親看她能用一根指頭彈電子琴，彈出老師學校教唱的兒歌，常常聽過的歌曲就能試著彈，雖然學琴速度比別人慢，但她有心願意努力練習。

14歲時罹患青光眼，同時因流行性感冒突然高燒導致失明，看不見後，不想去上學，不敢面對外界的人事物，對於未來一片茫然，突然失明讓愛彈琴的她失去信心，轉至台中啓明學校，漸漸學會盲人應有的生活自理與技能，鋼琴老師可惜她會浪費天份，轉變練琴方式，一段段錄一段段聽，沒放棄的努力讓她能以史坦巴哈鋼琴檢定從十三級考到第七級，也沒想過音樂表演會變成從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的工作。

即便楊玉凡有時會認為自己只是短暫失明，哪天一覺醒來，一切又會恢復正常，但自看不到那天起，到如今她的天空再也沒有亮過，她仍感謝上天讓她曾見過這世界，讓她的生命仍然充滿色彩，每一次表演，面對不同族群觀眾，她用心感受各種場合氛圍，企圖想用音樂帶給大家愉快、正面的態度，在舞台上讓大家聽見溫暖的聲音，是她簡單而不平凡의 夢想。

洪新智

洪新智有位年輕時代留長髮的Rocker老爸，並且在雲林斗六開了第一間樂器社，洪爸爸培育了兒子在吉他跟西洋樂的基礎，洪新智從小耳濡目染各式老搖滾、經典老歌，喜歡音樂與創作的他，從國中、高中擔任熱門音樂社長一路進到大學，經常帶團尋找表演機會，變成他生活的一部份。

命運的重重關卡卻不斷打擊洪新智，國中時母親癌症化療，全家頓時風雲變色，大二那年發現自己罹患貝西氏症，這罕見的免疫系統失調病症，造成他視力逐漸減退，在大四那年全盲，這些對洪新智來說是極大的衝擊，父親卻在2012年因不堪家累中風，現安置在安養院，談起這些他強忍著情緒，哽咽難言：「我都忘了自己倒底是如何克服這些的！」他說並沒有因此被嚇退，即便如此依舊未曾由心愛的音樂舞台上退場。

一些聽過他現場演唱後，知名的專業音樂人表示：「沒有太多的技巧，卻有很大能量」，「老天只打擊有能力的人」；或許家庭境遇使他錯過歌唱專業培訓機會，也耽延自己能在舞台上發光發亮，卻關不住那顆熱愛音樂的心，新智沒有給自己藉口，走自己的音樂路，正以既不低下頭也不頻回頭的姿態，大步勇敢向前。



李依娜

基督教家庭長大，父母總正向鼓勵，這對出生因黃膽照光造成視網膜病變的李依娜來說，是成年後跟同學們相比，才知自己比別人幸福之處，因從小到大不論是家裡或啟明學校，總鼓勵的多，她笑說自己像是溫室花朵，被照顧的很好。

眼睛病變帶來的不便，在文化大學就讀時她才深刻感受到，主修聲樂、副修鋼琴，必需來回穿梭不同的教室間，從前習慣的定向行動，完全都打亂了，跟明眼同學一起上課，跟不上進度就得自己想辦法，這讓當時住校的她大感挫折，幸而校園內的團契生活提供了些舒壓和協助。

因常參加系上合唱團和比賽，2007年跟伊甸視障處有了接觸，幾次參加活動和偶然間與公車上乘客對談，她發覺現今很多人不快樂、找不到生命動力與意義目標，無論是明眼人或盲友都很容易向她傾訴心裡的話，於是關懷生命、以音樂服務有需要的人，變成李依娜很熱衷的事，2014年年初她成為正式員工，甜甜的笑容、輕柔的歌聲，變成她的正字標記，未來想用音樂分享愛、希望、價值，她深信有愛在哪裡，人的心思就該在哪裡，只要能離開不原諒的心態，無論原諒自己、他人或遭逢的境遇，相信就能有不同的眼光和世界。



【瞎掰】 陳榮福、張德良

瞎掰圓夢
喜樂人生

人生尚未「起步走」，就趕上小兒麻痺大流行，註定了陳榮福一生「行路難」的命運；嚴重的是因脊椎側彎影響他呼吸功能，26歲那年動矯治脊椎手術，不幸造成肺部感染，雖即時搶回生命，肺功能已損壞大半，必須終身依賴呼吸器維生。

陳榮福求學之路崎嶇，小、中學因身弱多病多次休學，最終費時十年完成空大學位，空中大學是他人生的轉捩點，參加社團讓他原本內向的個性活潑起來，被推選為書畫社社長，培養出面對舞台的自信。

和朋友成立的「月亮心圓夢坊」表演團與重度視障者張德良搭檔，生性樂觀的張德良熱衷於服務人群，二人經常做伙各地作公益表演，在團員鼓勵之下陳榮福開始學歌唱，經過長時間的摸索練習克服了呼吸障礙，站上舞台兩人一起搭配演出，並積極參加各項歌唱比賽，安置機構、醫院、監所都有他們演藝的身影。

他們希望透過〈瞎掰〉二人組歡樂的表演，能帶給觀賞者遇到挫折或失意時，重新找到突破困境的勇氣。

李其燦

夢想！比現實更靠近自己！

因為小時候調皮的個性，當李其燦覺眼睛有異樣告訴家人，被當成胡謔而延誤就醫，十歲時到台大門診，醫師宣判因為黃斑部病變20歲前會全盲，李其燦倔強篤定地安慰心痛的母親，說不會就此認輸。

或許天生硬牌氣，戴著墨鏡、棒球帽上學，被訓導處要求解釋甚至當眾呼巴掌，高中同學誤認他臭屁、見人不招呼被霸凌，事後弄清楚起因全在他沒有讓人知道眼睛不便。

苦澀青春讓李其燦因此變得憤怒、自我放棄，成為校方的頭痛人物，高三時同學約他參加校際歌唱比賽，碰巧叔叔送他電吉他，玩音樂讓他生活重心整個翻轉，畢業後原本留在金門，台北求學的好友問他能不能一起練團，於是李其燦補習苦讀考上淡江，大學樂團一路從福隆海洋音樂祭玩到墾丁春吶，多次參賽得獎。

到美國進修時因壓力過重視力一度退化，前往美國好萊塢音樂學院（Musicians Institute）這流行樂界知名殿堂進修，學校不會給特殊待遇，李其燦必需與來自世界各地專業樂手們一同學習競爭，返國後發片夢始終牽引著，爭取四處演唱、送Demo帶，日子再苦都甘之如飴，憑著對夢想的堅持，未來會怎樣他可是一點也都不擔心。



方 羚

為愛出發
期待此生精彩

來自台東布農族，生活單純，從小到大無論是課業、愛情都非常順利，方羚就像時下愛漂亮的時尚女孩，有著姣好容貌、亮麗青春，走在大街上會讓人忍不住頻頻多看兩眼，但這一切在24歲來臨前，全都變了調，9月12日這日子像刻痕般印在她和家人心中。

畢業後方羚順利進入職場，公務出差因不熟悉住宿環境，凌晨模模糊糊地踩空樓梯，從二樓跌落傷了胸椎，原以為自己只是躺一陣子就可以像從前般活蹦亂跳，沒想到這一躺就是四年。

剛受傷時她忍著痛、看著親友為她張羅一切，只准自己夜裡一個人掉淚，快論及婚嫁的男友，照顧幾乎癱瘓的她，一年後她硬鬧著分手，因她不想看男友辛苦下去，受傷後母親常帶她四處尋求偏方良醫，一次跌倒母親哭著自責老了拉不起她來，貼在媽媽背上看著她白髮漸增，都讓方羚感到不能再如此下去，下定決心遠赴桃園參加脊髓損傷協會的自力生活訓練，卻因此留下來工作。

到協會後，方羚參加輪椅舞、歌唱表演，喜歡自彈自唱，是方羚現在讓陌生人認識她的方法，恢復之路或許還很漫長，但方羚已準備好從今以後要向眾人展現自己的與眾不同。

朱禹豪

用樂觀、自信，化不可能為可能

先天視網膜病變導致全盲，父母親的樂觀讓朱禹豪從小被當成健全孩子來養，學習過程中母親辛勞的將各類課本、考卷、講義轉成電子檔，好讓他自行點字閱讀，一張考卷摸個一小時是常有的，有時需要父母陪讀到隔天清晨，幾次辛苦地動了回特殊學校的念頭，都被勸說下來，能讀到文藻大學，父母功勞不小。

三歲被發現具有音樂天份，一首曲子聽過4、5遍就能自己彈，專科時吉他老師一個個指法，抓著慢慢摸，幾次和弦磨傷指頭，他依舊喜愛跟朋友們彈唱。

舞台上朱禹豪溫暖的聲線總能引起觀眾共鳴，讓人感染歌曲中的意味深長，雖掌聲中提升不少自信與價值感，仍謙虛地表示重要在於發現自己擁有的，比其他人都來的多，因有著家人不斷支持和週遭人親切友善、及許多豐富的人生體驗，這一切他都點滴存記在心。

朱禹豪說請別當他是總需要幫助的，他接納自己視障的事實，也認為自己是在走一條跟別人不太相同的路而已，如果生命有一百個理由哭，他要用一千種方式去呈現微笑的自己，也期待以自己的音樂天賦，能帶給這世界更多正向溫暖的力量。